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罪与罚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罪与罚

原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

译编 贾 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1

他，大学生拉斯科里尼可夫从阁楼上下来，猫一样悄无声息。他怕见到女房东，他欠她的钱，已经多得无法归还了。他害怕在楼梯上被她拦住，听她的威吓和埋怨。

走出大门来到街上，他松了口气。他觉得自己很奇怪。我怎么会这么胆小？我既然准备去做那样一件事，怎么还会害怕这种小事？

街上热得可怕。喧闹和夏天沉闷的臭气、醉汉以及石灰、木料、砖瓦散发的灰尘构成了彼得堡讨厌的凄惨的画面。但拉斯科里尼可夫神思恍惚，他并没注意身边的一切。他一走，一边喃喃自语：“那件事我能干吗？那件事严重吗？不，只是自寻开心……”

他很虚弱，衣衫破旧，像乞丐一样。好在靠近干草市场，而且附近满是小酒店和各种手工艺作坊，五光十色的各类人物随处可见，所以他对自己的破旧衣衫毫不介意。

一辆马车经过他身边，车上一个酒鬼向他喊：“嗨，你这个德国卖帽子的！”

他猝然站住，紧张地抓住自己的礼帽。帽子已经没有边，满是破洞和污渍。他并不因为帽子破旧而羞愧，但他有点儿被吓着了，狼狈地嘟囔：“我早就想到，一个细节就可能毁坏全部计划。我一定得十分小心。”

他的目的地离他住所的大门整整七百三十步，他曾经

数过。他胆怯地走近这座大房子。房子一面朝着运河，一面朝着大街。房子里住着很多人，两道大门经常人来人往。他溜进左边的门，庆幸没碰到人。后楼楼梯又暗又窄，这使他略微安心一些。“现在我只是预演就这么害怕，如果当真去干，会怎么样？”他问自己。

上到四楼，几个搬运工正从房里往外搬家具。他想：“不错，这家搬走了，那么四层楼上，除了这个老太婆就没人居住了。”

他站在老太婆的门口，按响门铃。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

“我是拉斯科里尼可夫，大学生，一个月以前来过。”他半躬着腰，尽量表现得谦恭些。

“我记得。”老太婆怀疑地盯着他的脸，然后说，“请进吧，先生。”

他走进房间，细心察看。没有什么特别的東西，地板和家具都擦得很亮。

“这是理萨威塔打扫的。”他想，又偷偷地看另一间房，那间房里放着老太婆的床和衣柜。

“你有什么事？”老太婆非常严肃地问。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旧式的平面银表，说：“我带了一点儿东西来押当。”

“但是你上次押的东西已经到期啦。”

“我会给你另一个月的利钱，请宽限几天。”

“那要看我是否高兴。可以宽限，也可以把你的东西卖

掉。”

“这挂表你肯出多少钱?”

“先生，这表几乎一文不值。”

“四个卢布吧，我要赎回的，不久我会有钱的。”

“那就一个半卢布，先付利息。”

“才一个半卢布!”他喊了起来，但一想到最终的目的，便克制住了自己，“好吧!”

老太婆在口袋里摸钥匙，走进另一个房间。他听见开锁声，一定是最上面的抽屉，他想，她那一串钥匙里，有一把特别大，大概是保险箱的钥匙……

老太婆出来了，说：“先生，一卢布一个月的利钱是十戈比，我先扣下这个月十五戈比利钱，以前我借给你两卢布，还要扣去二十戈比，所以还剩下一卢布十五戈比。”

他不情愿地收下钱，说：“一两天内我或许还会来。”

“到时再说吧。”

他告辞时随便地问道：“你总是一个人在家吗？令妹不在这里吗？”

“她与你有什么关系？”

“哦，我只是问问而已！”拉斯科里尼可夫慌慌张张往外走。他开始厌恶自己怎么会出现这么可怕的念头。

拉斯科里尼可夫不善交际，近来更故意避免各种社交，但现在他忽然很想和别人在一起，所以他很愿意呆在这个酒店里。离他不远，一个中等身材的穿着破烂的人独自坐着，他约莫五十多岁，像个退职的小官吏，因饮酒过度而

脸色发青。他盯着拉斯科里尼可夫说：“阁下，可以谈谈吗？看得出来，你是位受过教育的人。我是一个九品文官，姓玛尔米拉托夫。请问，你在干什么工作？”

“我在念书。”

“请原谅我的好奇，请问，你在运草船上过过夜吗？在涅瓦河上？”

“没有，”拉斯科里尼可夫问，“什么意思？”

“我在运草船上睡觉已经五夜了。”

柜台边两个堂倌笑了起来，玛尔米拉托夫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且喜欢高谈阔论。

“年轻人，你曾经无望地向人借贷过吗？”

“无望地？”

“就是借钱，可是知道别人并不会借给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

“因为我无处可去呀！我女儿是靠身体吃饭的……”旁边的人都笑了，他却很镇静，“没关系，先生，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我妻子嘉琳娜·伊凡诺夫娜是受过教育的、高尚的女人，虽然她扯我的头发，那是因为她爱怜我。她从早忙到晚，她有病，咳嗽、吐血，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娶她时，她是已有三个孩子的寡妇，那时我正带着前妻丢给我的十四岁的女儿。后来，我的职务失掉了，因为我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女儿索尼亚长大了，她没受过教育，因为我们太穷。我老婆对她说：‘你只会吃，却不会帮忙。小孩子们已经三天没吃一块

面包了!’我听见我女儿细声细气地说:‘难道我真要去干那样的事吗?’……”

他又喝了一杯酒,接着说:“就这样、索尼娅她……唉!我曾梦想着要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要把女儿从不名誉中救出来……可是,第二天,就是五天以前的那个晚上,我像贼一样,偷走了我老婆的钥匙,把我挣来的钱都拿了出来。我离家五天了,他们正在找我,我的差事也丢了,一切都完蛋了!”

他斜眼看着拉斯科里尼可夫,笑着说:“今天早晨我到索尼娅那儿去,向她要点儿酒喝。”

“她不会给你吧!”边上有人说。

“她给了我三十戈比,这是她所有的钱,都给我了。可是她更需要钱,她需要维持体面,你们懂吗?可我把她的钱喝掉了。喔,先生,你们可怜我吗?”

他又斟酒,但酒壶已经干了。

玛尔米拉托夫无休无止地说着,不顾别人的嘲笑。后来,他精疲力竭地陷入了沉思。忽然,他抬起头,对拉斯科里尼可夫说:“先生,麻烦你送我回家吧。”

嘉琳娜·伊凡诺夫娜苗条文雅,但很憔悴。由于不断地咳嗽,她没有发现他们进来。玛尔米拉托夫不敢进门,在门口跪下,把拉斯科里尼可夫推到前面。女人发现一个陌生人,茫然地站住,然后她想,他一定是要到里面房间去,她立刻想去关门。这时,她看到了跪在门口的丈夫,马上尖叫起来:“你回来啦!罪犯!无赖!钱到哪里去了?”

她动手搜他的口袋，但一无所获。

“老天爷啊，都让他喝掉了！”她疯狂地抓住他的头发，往房里拖。孩子们被吓哭了。

年轻人没说话，走开了。

2

女仆娜思泰莎把他叫醒了：“九点过了，你还死睡！”拉斯科里尼可夫睁开眼，心情烦躁。

“普拉斯可维亚·巴甫洛夫娜打算向警察告你。”女仆说。

他皱了皱眉：“她要怎样？”

“你不付钱，又不搬出去。”

这时，女仆拿了封信递给他说道：“昨天来的。”

这是他母亲从 R 省寄来的，信这样写道：

我亲爱的罗提亚，两个月没通信了，你知道我多么爱你！你是我和都丽亚唯一的亲人，你是我们的一切和依靠。当我听说你因无钱而弃学数月，又失去了工作，我多么伤心！我一年只有一百二十卢布抚恤金，四个月前我给你寄过十五卢布，那是我用抚恤金作抵押向商人伊诺维奇借来的。因为把领取抚恤金权抵押给他了，所以在还清债之前，我本来没法再给你寄钱。不过，我亲爱的，好运要来了！你妹妹已经和我住在一起了，她的痛苦总算过去了。之所以

这样难，是因为都丽亚在斯维特洛夫家当家庭教师时先支了一百卢布，讲好每个月在她的工资里扣除一部分，所以不清债她就不能辞职。……斯维特洛夫这家伙早就看上了都丽亚，后来忍不住了，居然公开向她求婚。这件事给他老婆玛尔法·彼得罗夫娜知道了，她误解了一切，动手打了都丽亚，并当场把她解雇了。整整一个月，城里到处流传着这件丑事，都丽亚和我甚至都不敢到教堂去了，四周嘲笑的脸色和耳语纷纷扬扬，甚至有人大声挖苦。我气病了，都丽亚是高尚的，她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后来斯维特洛夫良心发现，他把证明都丽亚清白无辜的一封信交给玛尔法·彼得罗夫娜，她大为吃惊，并悔悟了，到我们家里来亲自道歉并要求都丽亚原谅她。于是现在人人都很尊敬都丽亚了。

亲爱的罗提亚，有人向都丽亚求婚了，都丽亚已答应嫁给他，他是七品文官彼得·彼得罗维奇·卢辛。当然，他已四十五岁了，但外貌还很惹人喜欢。彼得·彼得罗维奇正要动身往彼得堡去，他想在那儿开设一个律师事务所，在参议院还有一个重要的案子。所以，罗提亚，他会对你很有用处。都丽亚狂热地设计让你成为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法律事务所里的同事，尽管他目前一味推托，但都丽亚坚信，她将凭她对未来丈夫的影响获得这一切。我也打算马上寄给你二十五卢布。好了，我不多写了，拥抱你。爱你的妹妹吧，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你是我们的。

拉斯科里尼可夫流着泪把信看完。他脸色惨白，他觉得很难受，就拿起礼帽走了出去。

母亲的信使他不安。对于妹妹的这桩婚姻，他坚决反对。卢辛先生算什么东西！为儿子而牺牲女儿，妈妈，你不受良心的责备吗？他沉思着，忽然站住不动了。

“但是你有什么办法来阻止那件事？你有什么权利禁止？你能给她们什么保证？……”

他用这样的问题折磨自己，嘲弄自己。他脑子里嗡嗡响，昨天的思想又突然钻进他的脑子。他想找个位子坐下，这时，他看到一个女人，似乎很年轻，衣服歪歪扭扭的，正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他走近看，她显然完全醉了。

拉斯科里尼可夫没坐下，也没走开。不远处有个绅士显然想接近这个女子，不耐烦地等着拉斯科里尼可夫离开。

“嘿！你在这里有什么事？”拉斯科里尼可夫怒不可遏地向那个绅士喊道。

绅士傲慢地皱起眉头，凶狠地问：“你想怎么样？”

“我要你滚开！”

“好大胆！你这下贱的东西！”绅士举起手杖骂道。

拉斯科里尼可夫觉得毫无兴趣，他忽然想起了勒米恩。勒米恩是他大学的同学，是他在大学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拉斯科里尼可夫在大学学习刻苦用功，同学们尊敬他，但不喜欢他。他对穷，对别人带着目空一切的骄傲和矜持。唯一例外的是勒米恩，他聪明和善，和谁都相处得很好。他仪表堂堂，力大闻名。他也很穷，但知道各种挣钱的办法，

他从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目前他也被迫休学，正在想办法继续读书。

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为什么要去找勒米恩呢？请他给我找点儿事做？难道我能够指望别人把一切事情都解决掉，帮我找到出路吗？

“那么，”他从长椅上跳起来喊道，“那件事真会发生吗？”

他离开椅子，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去，似乎又忘记了一切。他钻进一家酒馆，喝个烂醉，然后跌跌撞撞地在野外地躺下睡着了。他做了个可怕的梦，在梦里他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在他出生的小镇上与他父亲在野外的一段段境遇……

他又想起去年冬天，他认识的一个大学生偶然告诉他亚里昂娜·伊凡诺夫娜的地址，恐怕他将来会要当什么东西。一个半月以前，他想起了那个地址，决定把妹妹送给他的一枚金戒指当掉。不知为什么，一看到那个老太婆，他就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憎恶。他拿着当来的两个卢布，走进一个酒馆。旁边一张桌子上，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青年军官正在喝茶，刚好说起亚里昂娜·伊凡诺夫娜。

大学生向军官介绍伊凡诺夫娜如何贪心和恶毒，你只要迟付一天利息，典物就被她扣压去了，又说老太婆怎么虐待她的妹妹理萨威塔……

大学生说：“我甚至想杀死这个老太婆，抢她的钱，保证不会有良心的责备。”

军官大笑。

大学生说：“当然，我是说笑话。不过要是杀死她，拿她的钱来为人类服务，成百的家庭可以免于贫困……”

拉斯科里尼可夫很激动。为什么正当他怀着同样想法的时候，会碰巧听到这样的谈话呢？这场酒馆里的普通谈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仿佛真是预先注定的命运……

第二天，他忽然精神亢奋，心砰砰乱跳，几乎透不过气来。首先要打一个活结，缝在外套里面。这是他别出心裁的发明，是用来系斧头的。

这件事做完后，他伸手到地板缝里，把典物摸出来，这是他预先准备好的——一个厚薄、大小和银烟盒差不多的刨得很光滑的木片，木片上又缠上块薄铁片，为了增加重量。他把它用干净白纸包好，很细心地用线扎紧，使老太婆不能一下子就解开。

他拿起礼帽，小心翼翼一声不响地溜下楼梯。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从厨房偷斧头。这件事很容易，娜思泰莎晚上常跑到邻居家去，让门半开着。

他走下楼梯，经过厨房门口，他忽然发觉，娜思泰莎正在厨房里，而且，没有斧头！

他忽然觉得心灰意懒，甚至觉得很丢脸。正踌躇着，忽然有件东西在发亮。是在门房里面，只离他两步！他走进屋，那是一把斧头！他把斧头从长凳下拿出来，套在外套里面的活结上，没人看见他。他双手插在口袋里走出房去。

这个偶然的机会振奋了他的精神。

他不慌不忙地在街上走，偶尔向一家店铺偷望一眼，才看见挂钟已经指着七点十分。必须赶快！

他原先以为自己会十分害怕，但是他现在并不害怕。经过尤苏坡夫花园时，他甚至想，这里应该造一些喷泉。走近那幢房子了，他很走运，凑巧一辆拉草的大马车从大门赶进去，把他的身影挡住了。没人看到他走进院子。

他吸了口气，心扑扑狂跳起来。他轻轻地小心地上楼梯。所有房门都关着，只有第二层有扇门大开着，漆匠们在里面干活，但并没有人看到他。

四楼。老太婆对面的房间空着。“我回去好吗？”他忽然问自己，但没回答，耳朵贴着老太婆的房门听，里面寂然无声。他四下望望，定下心，伸直腰，又摸一摸斧头。“我很紧张吗？她会疑心吗？等我的心跳慢一点儿……”

可是心越跳越快，他忍不住了，慢慢伸手去摇铃，无人回答。过了半分钟，又摇了一次。连摇三次，过了一会儿，弹簧锁开了。

老太婆像以前一样多疑和小心。

“晚安，亚里昂娜·伊凡诺夫娜，”他想说得从容不迫，声音却结结巴巴，“我……带来一件东西……我们最好进去谈，到亮光下……”

他自言自语说着，已经走进房去。老太婆急忙跟着他进去，说：“天哪！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怎么啦，你认识我的，我是拉斯科里尼可夫……我带

来一件典物……前两天我说起过。”他递上典物。

老太婆盯着这位不速之客的眼睛，充满恶意。一分钟过去了，他慌了，他想再这么过半分钟，他会吓得跑掉。

“干吗老看着我，你不认识我吗？”他忽然显得很愤怒，“肯就拿去，不肯就算了，我也没那么多空。”

似乎没经过大脑，不知怎么就说出这些话来。老太婆反而定下心来。她问道：“是什么东西？”

“银烟盒，我上次说过。”

她伸出手来。

“你面色怎么这样难看……你的手也在抖，怎么啦？”

“发热，”他断断续续地说，“没有东西吃，脸色……当然难看。”

老太婆拿过典物，对着亮光解绳子。他解开外套纽扣，从活结上解下斧头，用右手在外套里拿着。他两手发软发麻，生怕斧头从手里掉下来……他忽然感到一阵晕眩。

“你为什么扎得这么紧！”老太婆恼怒地朝他走过来。

不能错失时机了，他拿出斧头，高高举起，不由自主地，几乎不费力地把斧头打在她头上。

老太婆个子矮，斧头正好落在她头顶上。她惨叫一声，跌坐在地板上缩成一团，手里还拿着“典物”。他想也没想，用斧头又砸了几下。她仰面倒下，血如泉涌。他后退一步，躬身看她，她已经死了，两眼暴凸，整个脸都痉挛得起了皱。

他放下斧头，立刻在她口袋里摸钥匙。尽管紧张，但